两代

制造惊喜

蔡冬梅

今天收到稿费,马上给老爸转了个红包,附言给他们买过年物资。

老人在老家,原来我只能逢年过节有事回家时,才给些钱。自从老爸用微信后,方便多了,每个月在微信里给他发红包。每次也不发多,多了要转账,没有惊喜。而且多了,老人不好意思收,总觉得老要姑娘的钱,不好。

有一次,我老公给他发了一千元的红包,他压根不点,好像怕欠账一样。

后来我就每次给他发个二百元,一个月多发几次就行。

老爸每次都语音说:又发什么红包?但过一会就点了。

我能想像他点开红包后笑眯眯的样子,还会跟村里人炫耀说:我姑娘又给我发红包了,真是的,说不要又发。

现在我会时不时地找借口给他发红包,生日和过节就不说了,比如我又得稿费了,比如天冷了自己去买点需要的,比如我怕买的不合你们的心意等等。

我是找个借口支援他们的生活。老人在农村,七八十岁了,做子女的不补贴下,日子怎么过?另外,也是找借口和他们说说话。有人牵挂着他们,还有红包拿,让他们时不时惊喜一下。

就像我自己,也希望生活中时不时有个小惊喜。特别是农村老人,守着那几亩地过了几十年,有什么惊喜?除了从儿女那里得到一些言语上的安抚,还有什么?

但要让我每天去问一些如常的话,又觉索然无味,觉得还不如发红包,找个由头说话更自然。

逗老人也是一件乐事,他开心,才能没负担,健康长寿;他开心,我们才无后顾之忧,安心快乐。

观察

“好好说话”

凃俊明

最近,镇上在大面积梳理人行道地下暗管道,开挖与安装后,接着恢复路面铺砖。已铺装好的地段上,几个农民工在清扫砂石道渣,大扫把下不时飞蹦出零星砂砾,些许飞沙溅到了路过的两位年轻人裤腿上。

时髦女郎带着几分恼怒,一边拍打,一边嘀咕。男友没有马上拍打自己裤腿上的砂砾,而是一面殷勤地帮女友“掸尘”,一面对着清扫的老人指责:“你眼睛瞎啦,不见我俩过来?”老人立马道歉:“对不起,没注意砂砾飞远”,随后又忙着赶工。

我正好经过旁观全过程,以为事情该就此完结了,谁知小伙子一句“真是孬人长老了,没教养的老头,扫地都扫不好”出口,被老人听到。

“你说什么?谁是孬人?谁没教养?”

“说你怎么啦?就配扫地……”

七旬老人对越来越多围观的人群委屈地说:“我每个月也有一千多元的养老金,只不过趁着自己还干得动,多挣几个钱哪儿错了?我们做着这样的苦脏累活,怎么就低人一等了?”

“这么冷的天,好好说话才暖心呀!”我两边劝说,让这场无趣的争吵快点“熄火”。

这边才消停,突然“嘭”一声响,就见一辆电动三轮车撞上马路牙子,翻倒了。一位老太从驾驶座位置里爬出来,坐在冰冷的地面上。我急急跑上去,叫老太试着立起来,看是不是身上哪处有伤。一阵倒腾下来还好,“麻烦您了,真是太感谢了……”惊魂未定的老太太说话很是温和,几句感谢之言,让人闻之心暖。

我们平常都会要求别人“有话好好说”,其实,在对方说“对不起”时,“不要紧”“没事的”自然“峰回路转”,何来恶语相向争执吵闹的尴尬?

风土

村庄的过客

范大悦

父亲拿出一挂鞭,准备吃早饭前燃放。这是老家的习俗,说是为远行的人祈福。

鞭炮声此起彼伏,旋即又是无边的寂静。整个村庄被昨夜的一场小雪覆盖,一片雪白。寒风吹散的爆竹屑,点染了这单一的色调。空气中好像多了一些别离的味道。

“年轻人走得差不多了”,父亲说话时的语气和他们当初离开时一样,无奈,不舍,“这个村子就只剩下些年弱的老人。”

他们看着这个村庄一点点长大,如今又看着它一点点老去,有的在它老去之前就已经老去。听起来,有点绕,和村里人的辈分一样,有点说不清。“出去挣钱是好事”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,给了老人些许安慰。这几天,年轻人陆续赶了回来,村庄好像活了过来,但也只有短暂的七天,可能还会久一点。

“你家孩子回了没?”年前村里老人见面时最爱问的一句话,已经和买年货、吃团圆饭一并成了春节的符号。

“昨天就回来了”和“我家孩子考上大学了”一样令人羡慕。孩子要是不回来,老人就不太愿意出门,一是心里不高兴,觉得这年没什么盼头;二是怕别人问,问到了不知该怎么回答。其实别人也尴尬,他们也不知怎么接话,说不回来也好,免得折腾,还待不了几天,这话听着你不舒服,觉得吃葡萄还说葡萄酸;如果是骂几句孩子不孝顺的话,你听着还是不舒服,说自家孩子不好,怎么可以?虽说这样,大家见了面还是会问,年味就是在你一言我一语的问候中,升腾了起来。

同样是噼里啪啦,除夕夜听起来特别喜庆、热闹,现在就感觉有点孤独,甚至有些冷清。

羊肠小道上的车子少了,溜达的人却多了。还是过年的那套衣裳,蹭了油也都不洗,好像这样就能让人看出来这年过得如何如何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这是孩子刚走,心里闹心着呢,要不然谁有工夫出来溜达。这会儿大家也都不问了,都不往伤口撒盐了,似乎是达成了一种默契。

点燃了鞭炮,父亲非要看完,我先上了桌。他没说话,我也没说话。

临行时,父亲帮我整理了一下背包,告诉我出门在外别苦了自己,又欲言又止,大概是想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回来,但终究没说。

我没敢回头,一口气走出好远。村庄被我甩在身后,又好像与我如影随形。耳畔又传来了鞭炮声,旋即又是一片寂静。

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、喜事、逸事、憾事、糗事……呈现社会生态,反映新鲜生活。

E-mail:951893466@qq.com

故乡

行李味道

马海霞

初七,乘坐火车返程,我躺在下铺玩手机,对铺的胖子睡一会儿便探身往床下瞄,有时还会探出半个身子,将床下的行李用力往里捣。火车停了四站,胖子推了八次。

我猜想包里或许藏着贵重物品,胖子怕行李被一路颠簸出来被人偷拿走了。

我肚子饿了,从包里掏出老妈准备的咸鸭蛋和火烧,胖子见我吃饭,也从方便兜里取出一盒泡面,接了热水将面泡上后,又拿出香肠、酱牛肉还有半瓶白酒。胖子把香肠和酱牛肉往餐桌中一推,“你尝尝,这是我娘做的。”

“谢谢,我不吃。”

这是我和胖子的首次对话。

晚饭时,胖子又开始泡面,这次他从兜里掏出了酱肘子和辣酱,还是推至餐桌中间,“尝尝,我娘做的。”

“谢谢,我不吃。”

火车上到处飘散着泡面味,尤其胖子的泡面离我最近,看他吃得那么香,我忍无可忍,也买了一桶泡面,泡面和火腿、榨菜的搭配,真香。

一碗泡面让我和胖子有了共鸣,我俩开始聊天,他说他在外地工作,因为疫情,三四年没回家了,这次回家才待了三天。

他边说边下意识低头瞅他床下的行李,刚要弯腰,我便说:“行李没挪窝儿。”他笑,我也笑。

我问:“里面有啥宝贝呀,你这么不放心。”

胖子问我,“你没闻到味儿吧?这车厢除了泡面的味道你还闻到啥了?”

“没闻到别的。”

我这话成了胖子的定心丸,他不再说话,不一会儿,鼾声响起。

第二天上午,胖子还有一站就到目的地了,他将床下的行李拖出,神秘地对我说:“这里面放了一大包油炸小鱼干,我娘做的,知道我从小爱吃这个,特意做了一大包让我带着。我告诉她,不带,鱼好吃腥难闻,带着上火车,遭周围人烦。可我上了火车后,我娘才打电话给我,说她还是把那包小鱼干偷偷塞我行李袋里了,说裹了好几层布,闻不到味儿。你上车后,我怕你闻到,所以使劲把行李往床里面塞,怕火车一颠簸,将行李颠出来了,熏到你了,不好意思哈。”

胖子到站了,他扛起他的行李袋,转身对我说:“其实还是有点味儿冒出,我故意吃泡面冲淡一下的。”

我鼻子有点儿酸,子女离家,母亲必让食物送一程,这种食物都带有“家”和母爱的味道,塞在行李箱的食物,是母亲的牵挂,也是一种味蕾上的乡愁慰藉。